韻語陽秋/卷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韻語陽秋/卷四 ◄

韻語陽秋
卷五

► 韻語陽秋/卷六

永和中，王羲之修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，群賢畢至，少長咸集，序以謂雖無絲竹管絃之盛，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。則當時篇詠之傳可攷也。今觀羲之、謝安、謝萬、孫綽、孫統、王彬之、凝之、肅之、徽之、徐豐之、袁嶠之十有一人，四言五言詩各一首。王豐之、元之、蘊之、渙之、郗曇、華茂、庾友、虞說、魏滂、謝繹、庾蘊、孫嗣、曹茂之、華平、亙偉十有五人，或四言，或五言，各一首。王獻之、謝瑰、卞迪、卓髦、羊模、孔熾、劉密、虞谷、勞夷、後綿、華耆、謝籐、王凝、呂系、呂本、曹禮十有六人，詩各不成，罰酒三觥。謝安五言詩曰：〔萬殊混一象，安復覺彭殤。〕而羲之序乃以為一死生為虛誕，齊彭殤為妄作，蓋反謝安一時之語耳。而或者遂以為未達，此特未見當時羲之之詩爾。其五言詩曰：〔仰視碧天際，俯瞰淥水濱。寥闊無涯觀，寓目理自陳。大矣造化功，萬殊莫不均。群籟雖參差，適我無非親。〕此詩則豈未達者邪？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，二兄多言，獻之寒溫而已。既出，客問優劣，安曰：〔小者佳。吉人之辭寡，以其少言，故知之。〕今王氏父子昆季畢集，而獻之之詩獨不成，豈亦吉人之辭寡邪？景祐中，會稽太守蔣堂修永和故事，嘗有詩云：〔一派西園曲水聲，水邊終日會冠纓。幾多詩筆無停綴，不似當年有罰觥。〕蓋謂獻之等發也。

貞觀中，尚藥求杜若，敕下，度支省郎判送坊州貢之，本州曹官判云：〔坊州不出杜若，應讀謝朓詩誤。郎官如此判事，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？〕余觀屈平《九歌》曰：〔採芳洲兮杜若。〕謝朓詩乃用《九歌》語。《晉書・天文志》：郎

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，依烏郎府是也。曹官從知有謝朓詩而不知有《九歌》，徒知郎官上應列宿而不知非二十八宿也。

劉禹錫《嘉話錄》云：〔作詩押韻，須要有出處。近欲押一餳字，六經中無此字，惟《周禮》吹簫處注有此一字，終不敢押。〕予按禹錫《歷陽書事詩》云：〔湖魚香勝肉，官酒重於餳。〕則何嘗按六經所出邪？

《洛陽伽藍記》載：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，盛暑曝之日中，經旬不壞，當時謂之〔鶴觴〕。白墮乃人名。子瞻詩云：〔獨看紅渠傾白墮。〕石林《避暑錄》云：〔若以『白墮』為酒，則醋浸曹公，湯熨右軍可也。〕予按《文選》魏武帝《短歌行》云：〔何以解憂，惟有杜康。〕康亦作酒人，而《選》詩遂以為酒用。東坡豈祖是邪？

會稽、臨安、金陵三郡，皆有東山，俱傳以為謝安攜妓之所。按謝安本傳，初，安石寓居會稽，與王羲之、許詢、支遁遊處，被召不至，遂棲遲東山。唐裴晃與呂渭等《鑑湖聯句》，有〔興裏還尋戴，東山更問東。〕此會稽之東山也。本傳又云：〔安石嘗往臨安山中，坐石室，臨濬谷，悠然歎曰：此與伯夷何遠。〕今餘杭縣有東山，東坡有《遊餘杭東西巖》詩，注云：即謝安東山。所謂〔獨攜縹緲人，來上東西山〕者是也。此臨安之東山也。本傳又謂〔及登臺輔，於土山營墅，樓館林竹甚盛，每攜中外子侄遊集。〕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。《建康事跡》云〔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〕，亦號東山。此金陵之東山也。李白有《憶東山》二絕云：
不向東山久，薔薇幾度花？白雲還自散，明月落誰家？

我今攜謝妓，長嘯絕人群。欲報山東客，開關掃白雲。
不知所賦者何處之東山。陳軒乃錄此詩於《金陵集》中，將別有所據邪？《南史》載宋劉緬經始鍾嶺，以為棲息，亦號東山。金陵遂有兩東山矣。

羊叔子鎮襄陽，嘗與從事鄒湛登峴山，慨然有湮沒無聞之歎。峴山亦因是以傳，古今名賢賦詠多矣。吳興、東陽二郡，亦有峴山。吳興峴山去城三里，有李適之窪尊在焉。東坡守吳興日，嘗登此山，有詩云：
苕水如漢水，鱗鱗鴨頭青。吳興勝襄陽，萬瓦浮青冥。
我非羊叔子，愧此峴山亭。悲傷意則同，歲月如流星。

湛輩何足道，當以德自銘。

東陽峴山去東陽縣亦三里，舊名三丘山。宋商仲文素有時望，自謂必登臺輔，忽除東陽太守，意甚不樂，嘗登此山，悵然流涕。郡人愛之，如襄陽之於叔子，因名峴山。二峰相峙，有東峴西峴。唐寶曆中，縣令於興宗結亭其下，名曰涵碧。劉禹錫有詩云：〔新開潭洞疑仙府，遠寫丹青到雍州。〕即其所也。

荊公以詩賦決科，而深不樂詩賦。試院中五絕，其一云：

少年操筆坐中庭，子墨文章頗自輕。聖世選才終用賦，白頭來此試諸生。

後作詳定官，復有詩云：

童子常誇作賦工，暮年羞悔有揚雄。當年賜帛倡優等，今日論才將相中。

細甚客卿因筆墨，卑於爾雅注魚蟲。漢家故事真當改，新詠知君勝弱翁。

熙寧四年，既預政，遂罷詩賦，專以經義取士，蓋平日之志也。元祐五年，侍御史劉摯等謂治經者專守一家，而略諸儒傳記之學，為文者惟務訓釋，而不知聲律體要之詞，遂復用詩賦。紹聖初，以詩賦為元祐學術，復罷之。政和中，遂著於令，士庶傳習詩賦者，杖一百。畏謹者至不敢作詩。時張芸叟有詩云：

少年辛苦校蟲魚，晚歲雕蟲恥壯夫。自是諸生猶習氣，果然紫詔盡驅除。

酒間李杜皆投筆，地下班揚亦引車。唯有少陵頑鈍叟，靜中吟撚白髭鬚。

蓋芸叟自謂也。

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山陽令，所坐之因，傳記各異。《唐書》本傳謂上疏論宮市，德宗怒，故貶。李翺《行狀》謂為倖臣所惡，故貶。皇甫湜作《神道碑》謂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，公請寬民徭，專政者惡之，故貶。按文公集，宮市之疏不傳，而文公《歷官記》及《年譜》以謂京師旱，民饑，詔蠲租半，有司徵求反急，愈與同列上疏言狀，為倖臣所讒。倖臣者，李實也。余攷退之《自連山移江陵詩》云：〔孤臣昔放逐，泣血追愆尤。汗漫不省識，恍如乘桴浮。或自疑上疏，上疏豈其由。〕則所坐之因，雖退之猶疑之也。集中有《上京兆李實書》，盛稱其能曰：〔愈來京師，所見公卿大臣，未有赤心事上，憂國如閤下者。〕又云：〔今年以來，不雨者百餘日，種不入土，而盜賊不敢起，穀價不敢貴，老姦宿贓銷縮摧沮。〕疊疊百餘言，皆敘其歌慕之意。其後實出為華州。又有書云：〔愈於久故遊從之中，蒙恩獎知遇最厚，無與比者。〕愈既為實所讒，不應此書拳拳如是。及觀《江陵塗中詩》云：〔同官盡才俊，偏善柳與劉。或慮語言洩，傳之落冤讎。〕又《岳陽別竇司直》云：〔愛才不擇行，觸事得讒謗。前年出官日，此禍最無妄。〕又《和張十一憶昨行》云：〔伾、文未揃崖州幟，雖得赦宥常愁

猜。近者三姦悉破碎，羽窟無底幽黃能。眼中了了見鄉國，知有歸日眉方開。〕又有《永貞行》以快伾、文之貶，其末云：〔郎官清要為世稱，荒郡僻野嗟可矜。具書目見非妄徵，嗟爾既往宜為懲。〕則知陽山之貶，伾、文之力，而劉、柳下石為多，非為李實所讒也。

長慶四年，退之為吏部侍郎，薨於靖安里第。李翺《行狀》載屬纊之語云：〔伯兄德行高，曉年止四十二。某位為侍郎，年出伯兄十五歲，且獲終於牖下，幸不失大節，以下見先人，可謂榮矣。〕翺《祭文》曰：〔人情樂生，皆惡其凶。兄之在病，則齊其終。順化以盡，靡憾於中。〕張籍《祭詩》亦曰：〔公有曠遠識，生死為一綱。及當臨終辰，意色亦不荒。贈我珍重言，傲然委衾裳。〕蓋其聰明之所照了，德力之所成就，故於生死之際，超然如此。《宣室志》載，威粹骨蕃國世與韓氏為仇，神人以帝命召公計事。愈曰：〔臣願從大王討之。〕未幾而愈卒。公《神道》、《墓誌》、《行狀》俱不載，而止見於小說者如此，豈東坡所謂其生也有自來，其死也有所為乎！李肇《國史補》謂愈登華山絕頂，度不可返，至於發狂慟哭。今觀易簀之際，神色不亂如此，不應於此而至於發狂慟哭也。

韓偓《香奩集》百篇，皆豔詞也。沈存中《筆談》云：〔乃和凝所作，凝後貴，悔其少作，故嫁名於韓偓爾。〕今觀《香奩集》有《無題詩序》云：〔余辛酉年，戲作《無題》詩十四韻，故奉常王公、內翰吳融、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。是歲十月末，一旦兵起，隨駕西狩，文稿咸棄。丙寅歲，在福建，有蘇暐以稿見授，得《無題詩》，因追味舊時，闕忘甚多。〕予按《唐書韓偓傳》：偓嘗與崔嗣定策誅劉季述，昭宗反正為功臣，與令狐渙同為中書舍人。其後韓全誨等劫帝西幸，偓夜追及鄠，見帝慟哭。至鳳翔，遷兵部侍郎。天祐二年，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。以《紀運圖》攷之，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，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，其序所謂丙寅歲在福建，有蘇暐授其稿，則正依王審知之時也。稽之於傳與序，無一不合者。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，而《筆談》以為和凝嫁名於偓，特未攷其詳爾。《筆談》云：〔偓又有詩百篇，在其四世孫奕處見之。〕豈非所謂舊詩之闕忘者乎？

《石林詩話》載，元豐間，東坡繫獄，神宗本無意罪之。時相因舉軾《檜詩》〔根到九泉無曲處，歲寒惟有蟄龍知。〕且云：〔陛下龍飛在天，軾以為不知己，而求知地下之蟄龍，非不臣而何？〕得章子厚從而解之，遂薄其罪。而王定國《見聞錄》云：〔東坡在黃州時，上欲復用，王禹玉以『歲寒惟有蟄龍知』激怒上

意，章子厚力解，遂釋。〕予觀東坡自獄中出《與章子厚書》云：〔某所以得罪，其過惡未易一二數，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，反覆甚苦，某強很自不以為然。〕又云：〔異時相識，但過相稱譽，以成吾過，一旦有患難，無復相哀者。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，及困急又有以救卹之，真與世俗異矣。〕則知坡繫獄時，子厚救解之力為多，《石林詩話》不妄也。

世言團茶始於丁晉公，前此未有也。慶曆中，蔡君謨為福建漕，更制小團以充歲貢。元豐初，下建州，又制密雲龍以獻。其品高於小團，而其制益精矣。曾文昭所謂〔莆陽學士蓬萊仙，製成月團飛上天〕，又云〔密雲新樣尤可喜，名出元豐聖天子〕是也。唐陸羽《茶經》於建茶尚云未詳，而當時獨貴陽羨茶，歲貢特盛。茶山居湖常二州之間，修貢則兩守相會山椒，有境會亭，基尚存。盧仝《謝孟諫議茶詩》云〔天子須嘗陽羨茶，百草不敢先開花〕是已。然又云：〔開緘宛見諫議面，手閱月團三百片。〕則團茶已見於此。當時李郢《茶山貢焙歌》云：〔蒸之馥之香勝梅，研膏架動聲如雷。茶成拜表貢天子，萬人爭嗽春山摧。〕觀研膏之句，則知嘗為團茶無疑。自建茶入貢，陽羨不復研膏，祗謂之草茶而已。

張籍嘗勸韓愈，排釋老不若著書。而愈以為化當世莫若口，傳來世莫若書，懼吾力未至，至之未能也。請待五六十，然後為之。外集有愈《答侯生問論語書》云：〔昔註解其書，不敢過求其意，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。〕愈既死，籍祭詩有〔《魯論》未訖注，手跡今微茫。〕則知愈晚年嘗注《論語》未訖而絕筆。小說載愈子昶為集賢校理，有金根之誤，則未必能卒父業，所望者，籍、湜輩爾。籍祭詩曰〔為文先見草〕，又云〔公比欲為書，遺約有修章〕。愈將死，亦喻湜曰：〔死能令我躬所以不磨滅者，惟子是屬。〕則所望於二公至矣，惜乎此書不全也。

東坡《與子由論書》云：〔吾雖不善書，曉書莫如我。苟能通其意，常謂不學可。〕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：〔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？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，發於胸中而應之以手，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，而端乎章甫，若有不可犯之色。少年喜二王書，晚乃喜顏平原，故時有二家風氣。俗手不知，妄謂學徐浩，陋矣。〕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。

陳後主起臨春、結綺、望仙三閣，極其華麗。後主與張麗華、孔貴妃各居其一，與狎客賦詩，互相贈答，採其豔麗者被以新聲，奢淫極矣。隋克台城，後主與張

、孔坐視無計，遂俱入井，所謂煙脂井是也。楊脩詩云：
擒虎戈矛滿六宮，春花無樹不秋風。蒼惶益見多情處，同穴甘心赴井中。
李白亦云：〔天子龍沉景陽井，誰歌《玉樹後庭花》！〕今煙脂井在金陵之法寶寺，井有石欄，紅痕若煙脂，相傳云，後主與張、孔淚痕所染。石欄上刻後主事跡，八分書，乃大曆中張著文。又有篆書〔戒哉戒哉〕數字。其他題刻甚多，往往漫滅不可攷。寺即景陽宮故地也，以井在焉，好事得往來不絕，寺僧頗厭苦之。張芸叟嘗有詩戲僧云：〔不及馬嵬襪，猶能致萬金。〕

樂天以長慶二年，自中書舍人為杭州刺史。冬十月至治時，仍服緋，故《遊恩德寺詩序》云：〔俯視朱紱，仰睇白雲，有愧於心。〕及觀《自歎詩》云：〔實事漸銷虛事在，銀魚金帶繞腰光。〕《戊申詠懷》云：〔紫泥丹筆皆經手，赤紱金章盡到身。〕以今觀之，金帶不應用銀魚，而金章不應用赤紱，人皆以為疑，而不知唐制與今不同也。按唐制，紫為三品之服，緋為四品之服，淺緋為五品之服，各服金帶。又制，衣紫者魚袋以金飾，衣緋者魚袋以銀飾。樂天時為五品，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。劉長卿有《袁郎中喜章服詩》云：
手詔來筵上，腰金向粉闈。勳名傳舊閤，舞蹈著新衣。
郎中亦是五品，故其身章與樂天同。

杜甫累不第，天寶十三載，明皇朝獻太清宮，饗廟及郊。甫奏賦三篇，帝奇之。使待制集賢院，命宰相試文章，故有《贈集賢崔於二學士詩》云：〔昭代將垂白，途窮乃叫閽。氣沖星象表，詞感帝王尊。天老書題目，春官驗討論。倚風遺鴈路，隨水到龍門。〕舊注陳希烈、韋見素為宰相，而崔國輔、於休烈者皆集賢院學士也，故末句云：〔謬稱三賦在，難述二公恩。〕可謂不忘於藻鑑之重者矣。按唐史，是歲陳希烈為相，至八月見素代之。而甫集有《上見素詩》云：〔持衡留藻鑑，聽履上星辰。〕則甫之文章為見素所賞，非希烈也。

世人論淵明自永初以後，不稱年號，秖稱甲子，與思悅所論不同。觀淵明《讀史》九章，其間皆有深意。其尤章章者，如《夷齊》、《箕子》、《魯二儒》三篇。《夷齊》云：〔天人革命，絕景窮居。正風凌俗，爰感懦夫。〕《箕子》云：〔去鄉之感，猶有遲遲。矧伊代謝，觸物皆非。〕《魯二儒》云：〔易代隨時，迷變則愚。介介若人，持為正夫。〕由是觀之，則淵明委身蓬巷，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，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邪！

漢文欲輕刑而反重，議者以為失本惠而傷吾仁，固也。或又咎帝短喪為傷於孝。予觀遺詔，率皆言為己損制，未嘗使士庶皆短喪也。厥後丞相翟方進與薛宣服母喪，皆三十六日而除。而顏師古注云：〔漢制自文帝遺詔，國家遵以為常。〕則咎不在文帝矣。而王荊公詩云：

輕刑死人眾，短喪生者偷。仁孝自此薄，哀哉不能謀。

輕刑死人眾，則固然矣；短喪生者偷，則似誣文帝也。